

陈世骧文存

陈世骧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世骧文存

陈世骧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世骧文存/陈世骧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89-0

I. 陈… II. 陈… III. 陈世骧-文集 IV. 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97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刘国玉 赵中男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林 林

责 任 校 对 刘 璪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 数 171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6 300 册

定 价 7.80 元

本书说明

《陈世骧文存》是著名留美学者陈世骧唯一的中文论集。

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士。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1947年起长期执教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方语文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在此期间,他结交杨联陞、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等留美学者,延揽张爱玲入加州大学研究,同时作育英才无数,聂华苓、郑愁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携,为开创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颇多贡献。1971年5月23日以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州柏克莱。

陈世骧博通古今,著述精湛。他多姿多采的治学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醉心于创作和研究新诗,曾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作品,又与英国青年学者哈罗德·阿克顿合作编译《中国现代诗选》,选录从郭沫若到卞之琳的十八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于1936年由伦敦 Duckworth 公司出版,是为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诗。赴美之后,他的注意力转向比较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精译陆机《文赋》,并为北京《文学杂志》、纽约《星期六文艺评论》等中外杂志撰稿,最早向国人介绍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晚年致力于中国先秦文学和哲学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札记数十篇,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于《诗经》、《楚辞》的解读,洞

微烛幽，发明尤多，更为中外学界所推崇。陈世骧的英文著作还有《作为文化本位的中国文学》、《中国诗及其民间来源》等。

本书是陈世骧逝世以后，由其门生杨牧编定，于1972年7月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列为“新潮丛书”第十一种出版，书前有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已故）和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序，书后有杨牧的《编辑报告》。书中收入论文七篇，演讲稿三篇，其中《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歌中的自然》、《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系从英文译出。除了《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发表于四十年代末，其他均作于五六十年代，从中可以窥见陈世骧的治学路向和至今仍感新鲜独到的学术见解。

本书简体字本据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5月再版本校订，译名一仍照旧，并增收《中国诗学与禅学》、《〈夏济安选集〉序》和《与金庸论武侠小说书》三篇作为“附录”。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经》和唐诗研究者的兴趣。

陈子善

1998年5月10日于上海

1998

序 一

石湘死了吗？不！不！石湘不是死了，石湘没有死。

石湘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加州柏克莱逝世的消息，不知道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下泪的少说也有几百上千人吧。其中有很多位一定同意我的想法：石湘没有死！

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胡适之先生译为 **Worth, Work, Word**），是三不朽——就是死而不朽。

石湘在立德方面，特色是热情洋溢，忠诚坦荡。他除了夫人梁美真女士以外，在国外好像别无亲属，只有几位义男义女。可是在老少三辈，有无数的朋友。六松山庄（陈府）主人主妇之待客，是豪而不奢，亲敬而不拘执，不但能令宾至如归，而且让只来访问一两次的客人，也留下很深的愉快的记忆。

石湘对长辈，可以顾孟馀先生为例。顾先生在寄居加省的时候，有一时患病。石湘兄嫂不但随时带着自己特制的食品到顾府慰问，而且因为顾先生不大肯听医生的话，照规矩吃药静养，石湘常常得去帮着顾夫人左说右劝，一直劝到老先生实在不忍拂这位朋友的厚意勉强听从才罢。现在二老已经回国定居，听到这位朋友的噩耗，恐怕要“老泪纵横”吧。

他对同辈，可以加大一位比较年轻的美国同事为例。这位同事，也是极率真，颇有才气，而治学兴趣广博的人。可惜的是，他同他在美国生长的华侨太太，常常失和，而又两情不断。有一阵两个人分居了，老爷神魂不安，几于厌世。往往在深更半夜，给石湘告急，诉衷情，甚至于跑到陈府，长谈到晓才去。他们这一段姻缘，虽有石湘全力支持，

还是时合时散。目下好像又在散的阶段，幸而是“好离好散”，也就差强人意了。

石湘对晚辈，义男义女，都是爱如己出，自不必说。对学生，更是春风化雨，认真指导，而且对每个人的生活就业等等，都关切帮忙。他的友情，推广到复兴剧团的诸位小艺员。在他们初访金山的那一年，石湘夫妇差不多每场必到，前台后台，捧场拍照，帮同其他热心的侨领，作种种周到体贴的安排。现在这些小朋友，好几位已经成名。也许有不少位还记得这位爱护他们的教授陈伯伯吧。

谈到立功，一个教书匠，自然没有多少机会成就什么丰功伟业。不过石湘在加大服务多年，对于系务及各种委员会的事务，都是热心参加，决不偷懒。在加大近代中国研究所负过行政责任，已故的夏济安兄，就是他拉去的。对校外与教育有关的事，也是全力赞助。他作过蒙特瑞华语训练所的特别顾问。史丹福大学主办设在台北的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从一成立，石湘就代表加大当理事，当过理事会主席。这个研习所，有一度遇到困难，是石湘亲自到台帮忙，才得度过。在他逝世之时，正在加大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就要到香港去给中文大学作校外考官，而前数星期，台北的研习所，又出了一件麻烦。石湘已当选下年度理事会主席，史丹福诸公，随时向他请教，自然免不了大伤脑筋。我猜想这几件忙上加忙的事，可能是他突然去世的主要近因。

至于立言，石湘虽然没有读什么博士学位，可是能在美国第一流的加大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多年，指导过多少篇博士论文，没有真才实学，何能到此？他曾两度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甚受欢迎。京大名教授吉川幸次郎挽他的五律有“雕龙过往哲，毫发析微言”之句，足见他对石湘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造诣，特别推重。美国诗坛耆宿惠乐克(John Hall Wheelock)，是石湘的忘年交。一九六六年惠乐克八十足岁，出版了他第十一本书，题名 *Dear Men and Women, new poems*。惠老特别把这本诗集——石湘译为《亲仁集》——献给石

湘，举行献书仪式时，在纽约有过一次盛大的宴会。

这本选集，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可以说是“心血迸开花朵，刹那抵得千年”（拙句），而且娓娓清言，读者如见其人。出版之后，自会有知音欣赏。此外还有若干篇英文的译著（包括陆机《文赋》译注），不久也可以辑印成书。两本书合起来，在立言方面，石湘一定是不朽了。

我同石湘，相识近三十年。近十几年，每年至少“会师”一次。去年不巧，我大病了一场、住院两个月有余，没去开一年一度的台北中文研习所理事会，错过了机会。十二月我出院后，给石湘写了一封信，他复了我一封长信，还另外把他的《论诗：屈赋发微》英文稿寄给我。信里说：

莲兄如握：几月来时刻悬念，不断从亲近友好如子健或剑桥其他过往熟人，藉知兄况，虽所云轻重不同，然弟自深有信心，知兄必能自医，脱过此关，康强逾昔。卅年知心之交，家国之遭，番邦之遇，弟与兄所历所处多同，故兄之心境感受，以至病苦，多为弟所能体会而如分尝者。尝聆兄论医道，已达通明之境，而愈经大魔障，愈增大智慧。此弟于兄有绝大之信心，今再言之，兄今占痊验思之，当为必然，并望以弟之此信心使兄更自加信心也。旬前去南海美属处女岛一中国文学会……文稿一篇，附函顺呈。兄何时暇浏览，或可资通信闲谈情趣。此文亦非为此会所写，然适可交出应景，实则与会之他文，无出此大力者，颇觉牛力之重矣。……弟文惟故意着笔于犖犖大端，所涉意广，而俱希于熟谙原文使其理见于本身脉络结构；所言望体，而试图复纳《楚辞》于文史哲之大传统中。年近老迈，更不抱野心，惟觉有欲言者，今便言之。知此文可为所谓二子者所不喜，然不为所计也。吉川兄见之曾来函称为“迥绝冬烘之说，为之拊掌称快，”……今寄兄闲览，文词希平正，然实大有感而发，背后用意，兹为兄知心道之也。今冬旅行夹杂事忙，贺年片亦多未写，接兄信前亦正想写如此一长信，深慰远念互注之情，多胜签寄一张花纸也。岁寒诸惟珍摄。

顺颂
年禧

弟世骧拜启十二月廿六日

宛君同此拜年问好不另美真附笔问安

我回信大略说：

湘兄如晤：今日阳历除夕，晨间接奉来书，关切之情，跃然纸上。心感无似！大作只大略翻阅，已见其胜义纷披，决是通人之论。是与彼对，又与非对，即此是道，立地成佛（立地=即时）。此等文字，宜广流传。我兄著作在此等层次大有启发性者，不下数篇，似宜结为一集，以开腐儒与初学之耳目，不必以落文字障为意也。

《离骚》有积极义，诚然，诚然！今日嬉皮服药纵饮与魏晋人服散饮酒，大有相通之处。纵不能神明开朗，亦可助长玄思，未可厚非。（弟所服药 Dexamyl 其中即有 Dexadreme。后者在今日青少年间，似颇流行，但以此治病则可，过度成瘾，则与儒家入世之道不合矣。孔子圣之时者，不得其中，即为失时。）昔人有谜云：“临去秋波那一转”，射《离骚》。离本当解为遭遇（感士不遇之遇，即生不逢时），但如增加“临去”一解，亦似未尝不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已属可叹，何况风尘湮洞，太平无日耶！）

中国儒道两家，虽能看破，仍有所恋。人情味正在于此。佛家讲“空诸所有”，所以禅师往往责人“犹有这个在”。“这个”即尊文之“时”“是”也（包括时、地、人、事、物）。禅诗有可诵者，亦贵在其不专言空，而能于静动死生间之流转，能有所尝味也。时字有美善义，傅孟真论“有周不（丕）显，帝命不（丕）时”亦曾如此主张，而且已经看出其意义甚广（见其《诗经讲义稿》），果然是聪明巨眼。吉川善之曾著《推移の悲哀》一文，于吾兄所论，自然深具同感。我辈久羁异国，“虽信美而非吾土”，自亦不可谓逢时。……陈寅老论《再生缘》于“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再三

致感。……梁任公亡命日本时，有诗云“既雨复晴晴复雨，谁从反复验天心，好秋散掷将逾半，贞士羈穷不自今。临水登山供怅望，搔头负手费沈吟，犹嫌念死悲生意，不及江流一往深。”康南海甚为激赏，诗意与兄论多可相通也。（下略）

得到石湘的噩耗，连日悲痛，只勉强作了一副挽联：

卅年金石交，壮采豪情，学贯中西文史哲。

一夕潇湘雨，仙游梦渺，魂招乡国去来今。

去来今是时，也兼以纪念我十年前在六松山庄初次下榻所作五律中“月圆真善美，花好去来今”之乐。上句用夫人大名，下句因山庄有花名为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石湘没有死，石湘是仙去了。在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心里，热诚洋溢忠诚坦荡的石湘，永不磨灭。这些篇遗著，还会让他在天之灵更结交无数的新朋友。

杨联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序 二

——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

今晚是七月廿三日的晚上，陈世骧兄患心脏病故世已两足月，还没有撰文追悼他，别人的文章也不多见，除了陈颖士登在《中央副刊》上的两首挽联并附记。一个月来，我已戒了烟，因之文思暂时大为不畅，觉得写文章是苦事，但先兄济安和世骧兄多少年来一直抽烟斗，我自己香烟、烟斗并抽，有时还抽小雪茄，两位兄长都猝然故世了，我自己戒烟至少也表示一种警觉：我想烟酒对身体都是不利的。世骧、济安都比我爱喝酒，据说世骧去世前一月间，因为有些公事不好办，关了书房门一人喝闷酒喝得很凶。济安给我的最后第二封信，为酒辩护，人类喝酒几千年，害处总比新发明的镇静剂、催眠药小。话很有道理，但济安哥身体底子不坚，英年故世，同烟酒总多少有些关系。

一个人患急病，当天去世，对自己来讲，减少了不少无谓的痛苦和磨难，也算是一种福气。但任何人未到衰老期而去世，带给亲友的痛苦特别大。纽门 (Cardinal Newman) 说过，君子人不想带给人任何痛苦的；为了这一点，我们也得活得长一点。世骧、济安都是研究文学的人，读了一肚子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见解相比起来，数量上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英国文人间，最福气的一位可说是约翰生博士，他不仅著述等身，有一位朋友把他的谈话（正经的和幽默的）都纪录了下来，至今保留了他的智慧和偏见。很少学人有鲍士威 (Boswell) 在旁边；我们希望于我们所钦佩的学人是他们寿命长一些，把他们的读书意见、心得纪录下来，传于世人。五六十岁的中国人中间，不论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有世骧兄这样的

旧学根底、古诗文修养的人实在已经不多了。这些人中，研究西洋诗学、文艺理论如世骧之专者，涉猎古今西洋文学如世骧之广者，更是凤毛麟角。即以我们兄弟而论，我们年轻时专治西洋文学，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读得远不如世骧兄多，只可能在新旧小说方面，所作的研究功夫比他深一点。所以世骧不到六十岁即去世，亲人、朋友当然感受莫大的痛苦，即是不太熟的同行也一定喟叹不止，因为他的学问见解传世的实在太少了。在先兄《选集》的序上，世骧引了清初烈士夏完淳的一句诗“千古文章未尽才”。同我哥哥一样，世骧也未能尽才，而撒手长逝，这真是国家的损失。

世骧兄的家世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河北省滦县人，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生^①，他那年大学毕业，那年到英国进修，我也没有确实的报道，但他初抵美国那一年是一九四一年^②，一九四六—四七年我在北大教书时，就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那时已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当助理教授，对我们那一班尚未留学的穷教员讲，这是了不起的事。据说胡适校长、文学院院长汤用彤那时都希望他返北大执教，因为他是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当年也有诗人之名，可能比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这三位“汉园诗人”低一班。（何其芳一九一一年生，比世骧大一岁。）济安是卞之琳的好友，想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就心仪世骧此人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我离沪驶美，抵旧金山时大概已近月底了。同船有位中学校长，北方人，同世骧相识，上岸不到二三天就去见他，我也跟着去，相晤的地点是世骧学校的办公室。我同他谈些什么，早已记不起来了，想来不外是北大的情形和西洋文学。但虽然彼此都

① 根据 Charles Witke 《追悼陈世骧》一文的报道。此文载《淡江学报》(Tamkang Review) 二卷一期(一九七一)。Witke 氏现任任教密歇根大学古典文学系。以前在柏克莱加大，是世骧比较文学系的同事，他的太太 Roxane 是世骧的高足。

② 高克毅兄给我的近信上这样说。世骧一九四一年一到纽约，他们就相会了。

留给对方很好的印象(济安后来告诉我,世骧曾谈过那一次的相会,对我的英国文学造诣着实夸奖了一番),我当时来美进修英国文学,世骧是中文系,加上我不喜同半生不熟的年长一辈人通信联络,我们跟着有十三年没有见过面、通过信,因为第二次相晤已是一九六〇年圣诞节前后了。

那时济安哥来美已近两年了,在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作研究,同世骧已是最亲密的朋友。我自己当时在纽约州北部 Potsdam 镇一家州立学院教英文,已教了四年了,那时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校了清样,即将出版,自己觉得一九六一年可以转运,济安邀我们全家到柏克莱去渡圣诞假期,真是我最需要假期的时候。济安招待我是最周到不过的,自己借住青年会,让我、卡洛、和我们四岁的女儿建一住他的寓所。那次假期,差不多天天同世骧兄嫂见面,好像我们到后的第二个晚上,美真嫂(朋友都称她 Grace)就请我们在她家吃她有名的生鱼和涮羊肉。那时世骧还没有搬进“六松山庄”,住在柏城附近 Albany 镇雷梦娜大街 (Ramona Ave.),但房子在我看来,算是非常敞亮的。有一个晚上,济安同我们两对夫妇加上建一到柏城一家最有名的海鲜馆子吃晚饭,那晚可能是圣诞前夕还是大除夕,馆子里挤满了人,大家合唱英国、苏格兰的民歌,有一支 My Bonnie over the Ocean,唱了又唱,我们这一桌也跟着唱。生平吃洋饭没有这样痛快过。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世骧夫妇,我和济安拼挡在他的屋子里,打了通宵桥牌(前妻卡洛可能伴建一先睡了)。济安、世骧夫妇都是桥牌能手,虽然后来受济安的影响,他们都打麻将(最近几年来美真嫂对桥牌大有研究,造诣已非当年济安、世骧可比)。我自己只有在高三、大一那段时间打过一阵桥牌(同哥哥、表兄弟),以后简直不打。四六一四七年在北大红楼期间,我们兄弟晚饭后常找一位印度朋友打两三副桥牌,三人造桥,当然谈不上刺激性。我在耶鲁期间,虽然也打过好多次,根本谈不上研究,还停留在做 Goren 小学生的时代。那天晚上我根本无资格做哥哥的伴挡,也无资格同世骧夫妇对敌。加上我欢

喜叫牌叫得高，使济安不时皱眉头。但有一副 *small slam*，一副 *grand slam*，竟给我叫到做到，不不得得意忘形，世骧看到我这副“天真”态度，大为激赏。

我们兄弟和世骧夫妇第二次的大聚会，应该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旬。那时我们都被邀参加《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主办的中共文艺讨论会，都有论文宣读。开会地点是英国牛津城附近 *Ditchley* 小村内的一幢王家行宫。但济安的“中华民国”护照，英国不肯签准，临时改飞西德，等我开完会后，再到弗兰克福去找他，玩了三天。济安不在，我同世骧关系更进一层。这情形不仅是因为二人意气相投，而且的确在做、做学问方面，世骧抱定几个大原则，不由我不去支持他，尤其在开会的时候。就讲那次在英国开会，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言，认为假如中共能派郭沫若、沈雁冰来参与盛会，那就更理想了。这几句话是开场白，可能带些开玩笑性质，但世骧听了大不以为然，当场发了一大篇议论责问他，为什么我们学人开会，要他们来凑热闹。我想大半留美学人，都同我一样，在会场上不想同洋人争。但世骧兄有话必说，有理必争，所以不少洋人见到他出席开会，就感到头痛。世骧认为大半学术会议，主持人都是学社会科学的(他们向基金请钱容易)，他们不少人看不起人文科学，世骧每有机会必为人文科学说话。教中国文学的同行一起开会时，如有洋人发表荒谬言论，或者发言时态度傲慢，世骧也会用长辈的身份去指正他们、教训他们。去年十二月我们在圣十字岛 (*St. Croix*, 处女群岛之一) 开一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讨论会。会议第一场讨论一位洋人的论文，他认为孔子没有资格算文艺批评家，因为他在《论语》里论文学、论诗的几条都是不大通的。恰巧该文的指定讨论员是世骧，他当然侃侃而谈，为我们的孔老夫子辩护，那位洋人听了大不服气，记恨在心，但因为辩不过世骧也没有再辩。世骧无时无刻不在洋人面前赞扬我国的文化、文学。记得有一次他在纽约新月酒家请名批评家凯岑 (*Alfred Kazin*) 夫妇吃饭，我作陪，谈得很融洽。但世骧一时兴起，大谈起中国诗来，我想凯

岑专攻美国文学，不谙中文，不如讨论当代美国文学更配他胃口。我想改换题目，就插嘴说：“其实英译的中文诗，不读也没有关系。”当时世骧觉得我在有地位的洋人面前把中国诗的价值估计太低了，立刻脸色转黑，幸亏有贵宾在，否则他可能会教训我一顿。

世骧虽然在会场上从不让人，会后他同什么人都谈得来。尤其是年青人（不论中外）向他请教，他最开心。洋人问他有不少老朋友，尤其少数当年曾提携过他的，他终身感激。纽约有一位老诗人，名叫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世骧初到美国的时候，住在纽约，惠翁曾把他介绍给《礼拜六周刊》（Saturday Review）写书评（世骧自己告诉我的）。我在纽约十年，世骧每次到埠，总要去惠翁家致候，并被留吃晚饭。惠翁不喜在馆子吃饭，也不喜交识新人，所以我至今未见过他。一九六六年年尾，惠翁出了一本诗集，题名 Dear Men and Women，书前有献词：“给我的好友，学者兼文人陈世骧（To My Dear Friend/ Shih-Hsiang Chen/ Scholar and Man of Letters）”。世骧事前没有料到惠翁会把诗集赠给他，兴奋异常，我想这是世骧晚年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他把书名译为《亲仁集》，在送我那一本上附有毛笔写的译名说明（我哥哥去世，世骧挥毫写挽联，我要保存这副挽联作纪念，他把它裱了寄我。从那年开始，索字的人不绝；近年他给我的信大半是毛笔写的）：

亲仁集

乃惠翁所贻，八十岁之新作也。书名以极平淡冲和之语，真挚切深厚之情，而吾国现代语竟无足洽表之者。思之久矣，忽悟亲仁二字当为意之神髓，盖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第六），孔论著为文德之基，二字单析移译亦可闾合，喜见古今中西诗道哲理，以斯人斯艺不谋而互通。予独何幸，蒙此荣贻，而盛事足纪。

志清老弟博雅爰为录志会心也

一九六七年岁在丁未

世 驥 題 記

农历元旦

恰巧那时联合国某机构邀请惠洛克演讲或读诗，世驥觉得有参加盛典之必要，偕美真乘机来纽约玩几天。世驥平时来纽约，不是开会，就是为公事（大半为台北美国大学中文教习中心的事），这次没有什么要公，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多。有些访问我的人，说我好客，其实只是朋友来纽约，带他们到寓所附近中国馆子小吃而已。世驥夫妇来，因为他们好讲派头，招待比较周到些。记得他们那次来，我们两家夫妇去看了歌舞剧“Sweet Charity”，该剧嘲笑嬉皮青年，我们看了都很满意。女主角是舞星葛文佛东 (Gwen Verdon)，五十年代初期在百老汇是红极一时的明星，那时年事已稍高。该剧后来搬上银幕，由秀兰麦克伦主演，我没有去看。当时一连玩了几天，不免觉得太破费太累，但世驥人已不在，现在想想同好友畅谈畅玩，一生能有几回，当年吃喝玩乐之事，都变成了最宝贵的回忆。

世驥还有一位比惠翁相交更久的朋友，不知还在不在人世，如尚在，听到世驥去世的消息，一定更要老泪纵横，感慨不已。此人叫哈罗·阿克顿 (Harold Acton)，名历史家阿克顿 (Lord Acton) 可能就是他祖父，至少是本家。哈罗·阿克顿，是位著名的旅行家、古玩收藏家，晚年写过几本回忆录，我看到其中一本的书评，好像是两三年前的事，世驥和阿克顿合编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一九三六年伦敦出版，是第一本把中国新诗介绍给西洋读者的书。我想情形是这样的：阿克顿当年到了北平，结识了世驥，就有了编译这本书的计划。选译工作当然阿克顿无法胜任，他至多把世驥的译稿加以润饰而已。这本书我在耶鲁大学时曾粗略翻看过，现在一时无法重读（哥大图书馆那一本早被偷走了），真想知道世驥选了那几个人，那几首诗，他的译笔如何。

辍笔了好多天，《纯文学》八月号已航邮寄来，把叶珊《柏克莱

——怀念陈世骧先生》那篇至情之文，一口气读了，非常感动。这篇文章提供了些宝贵的传记资料，虽然我以为世骧留学牛津比留学剑桥的可能性大得多^①；他同刚故世不久的大学者鲍勒 (Sir Maurice Bowra) 有交情，并且文章中常引路易士 (C.S.Lewis)，而这两位都是牛津研究文学特有建树的名人(路易士晚年才到剑桥去当教授)。世骧绝少谈到早年的生活，所以连他最得意的门生叶珊亦知道得不多。世骧和美真爱情弥笃，所以他从来在我面前不提他的前妻，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便开口问他。但世骧初来美国时住在纽约，并在哥大教过一阵书(代王际真)，所以他纽约当年的老朋友见到我时，会谈到他的前妻。他叫姚锦心，是很有才气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大陆政权易手时，她父母没有出来。后来夫妇间感情破裂，或因别的原因，姚女士竟一人返大陆去了。世骧是诗人，心头所受的打击一定很重，在柏克莱有好多年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在一篇文章里，世骧表示对李义山《锦瑟》诗，特别爱好，尤其把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了最精辟的分析，我怀疑会不会因为姚女士出走后，他读这首诗，感受更深？

我一九六〇年底飞西岸访兄后，柏克莱只去过两次，都在一九六五年：二月间济安中风不治的那一次，另一次在七月间，偕同世骧夫妇到加州太合湖 (Lake Tahoe) 开会前，先在他们家里住了三天，并往济安墓前献花。奔丧的那一次，有九、十天功夫我住在六松山庄上，世骧夫妇自己这样伤心，还要照顾我，怕我哀伤过度，实使我终生感激。出丧的那天，世骧在殡仪馆朗读哀诔之后，我们二人忍不住抱头痛哭，此情此景，犹在目前。

叶珊同他的恩师有四年多差不多天天见面。我则除自己西征的三次外，只有世骧到纽约来，或者在别处开会的时候才能同他相见(一九六六年在东京相叙一下午，那是巧遇)：差不多每年亚洲学会的年

^① Witke 也说世骧去牛津进修。